

主编·李子云
赵长天
陈思和



梁宗岱批评文集

李振声编

世
纪
的
回
响
·
批
评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宗岱批评文集/李振声编

ISBN 7-80607-489-9

I. 梁…

II. 李…

III. 评论-文学-中国

IV. I026

梁宗岱批评文集

◎李振声 编

责任编辑:吕唯唯 彭淑惠

装帧设计:王震坤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9.75 字数:243千字

版 次: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ISBN7-80607-489-9/I·210

定 价:14.6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退厂包换)



梁宗岱

1911-1917 生于西贡^{越南}王仁正小学读高小二年级。
成绩优秀在四填色中学以第一名录取。
但小学校长坚持要我读完高小三年始准
升中。我回故乡投考新会县立中学。

1917-1919 在新会中学读了一年，不满意。暑假独自往广
州投考华人浸信会办的培正中学。因英
文不及格(该校从第十一年起才开始学英
文)被编入英文专修科补习英文(两种课
三年毕业)。

1919-1923 1919年秋考入培正中学。是年培正大学^{培正大学}学生掀
起五卅运动席卷全国。培正也不落后。
我除了被迫而参加学生会(青年部)外，
培正学生从去冬一季起培正学生参加
研学生联合会各种请愿游行集会，立即改
用响亮的青年和培正大旗，改用白话文
诗作文。我的诗最初在《研会大报》(中
日版)发表。不久上《研会》印文位刊以
《研会》杂志。在《研会》杂志上，尤其是鲁
迅先生的作品，都振撼创见的文字，多仿用
白话文。《研会》杂志都常发表。是年中学
毕业。暑假回故乡。暑假在故乡为《研会》
主编。学生周创^{周创}《研会》杂志的
出版及停刊。《研会》杂志停刊。《研会》
杂志(《研会》杂志的停刊)均由代主编
我亲撰《研会》杂志。1922年暑假在
新会县立中学。以上各件。我后在《研会》
杂志。1923年暑假回故乡。在《研会》
杂志。

梁宗岱手迹

编辑说明

一、近年来学术出版界虽已注意“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的作品和理论主张,但仍有一些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或别具一格的作家或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或未被发掘,或作品虽经重印,但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为反映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全貌,我们特编选这套丛书出版;

二、本丛书按照文章类别,分辑出版,每辑十本,第一辑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第二辑以文学评论为主,以后将陆续编辑出版以美学、文化争论等方面为主的学术文章。每书有一书名,体现该作家作品的风格面貌,另有一副题,标明作家、批评家或文化群体名称。每书的体例,分总序、本书序、正文及编后记。编后记说明编选者的尺度;

三、本丛书所选文章,一律采用初版本或最初发表于报刊的原始文字。为保持作品的历史风貌,有些作者惯用的语言、某些观点,虽与今天的有所不同,我们仍保持原貌,不作改动;

四、由于人力和编者学识的限制,编选中如有重要疏漏和错误,望行家和读者指正,以期改正。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将近八十年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八十年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我们中国又是个文明古国，从《诗经》算起，我们的文学已经有三千年的光辉历史，八十年的成就，决不能与三千年相提并论。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八十年中，我们却也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即使站在屈原、杜甫、曹雪芹等中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也无愧色的人物。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周围，在这位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往往会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作家群体。尽管他们的才能有高下，成就有大小；就创作风格而论，也既有与这位大作家相近似的，也有与这位大作家显然异趋的。在他们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就像我们的二、三十年代那样，因为有了鲁迅，就使文学的天空，一时显得群星璀璨，光辉夺目。至今回顾起来，犹令人不胜神往。

当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繁荣昌盛的局面，总是难以长盛不衰的。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兴旺景象，后来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消歇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也由于整个时代环境的种种特殊条件,这种兴旺景象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前,始终未能重新出现。但是,认真严肃的作家,忠诚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作家,不管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总是在默默耕耘的作家,应该是代不乏人、始终存在的。因而值得一读的、能够传之久远的好作品,相信总也是不绝如缕,不会长久中断的;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隐没无闻,不为人所知,有待于热心人的发现,甚至得花些力气去进行发掘罢了。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原来相当受人欢迎、而且确实值得一读的作品,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忽然销声匿迹,不再出现了。遂使一大批比作品晚出世的年轻人,就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作品的存在。大家只要回头想一想,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像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不是几乎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吗?

解放前,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评论等文学的各个门类,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九年四月止,历时十四年之久,一共出了十集,每集十六本,总计一百六十一本(其中有一集十一本),共收入八十六位作家的作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极其深远。巴金在《文学丛刊》第一集出版时所写的《编者的话》中说:“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就是说,这套丛书唯一依靠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决不凭藉作品以外的力量来招揽顾客。话又说得很谦虚,只说这些作品决不是读了一遍就不想再读的书(其实这已足够了)。事实上这些作品出版以后,备受读者的欢迎,都是一版再版,最多的重印达十几次之多,最少的也都印了三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解放以后都没有

能够重印,遂使一大批作品连同它们作者的名字(特别是一些不属于左翼的作家)渐渐的被人们忘怀了。至于一些四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大学文科学生),则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些作品和作家的存在。一部现代文学史显得异常纯正而又单薄,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从国民教育方面着眼,也使广大人民失去了许多可以吸取的有益的精神营养。这是很不明智的。

我们有鉴于此,在二十世纪即将与我们告别的时候,决定对将近八十年的现代文学的历史,作一次巡视式的回顾,将一些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有意加以排斥的作品,只要它们艺术上有特色、内容又确有可取之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艺评论,收集起来,以丛书的形式,按类分辑加以出版。十本为一辑,辑数暂不规定,看以后的实际情况再定。准备每年出版一至二辑。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加以重印的作品,都是能够风行天下、传之久远的精品杰作。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爱好,除了取决于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质量以外,还有种种其他因素,甚至一些偶然出现的特殊机缘,也会严重影响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命运。就说读者的审美心理吧,也从来就不是稳定不变的,它常常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左右和制约。譬如社会风气,时代好尚等等。上面所说的一些作品之所以会在过去受到冷落或排挤,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在当时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公认,人们对之常是或褒或贬,毁誉不一的。即使是他们死后,虽已盖棺,围绕他们的争论仍未止息,他们的声誉地位,仍会有或升或降,忽沉忽浮的变动。往往要经过时间老人上百年的淘洗、鉴别,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才会逐渐牢固地确立起来。当然,进行筛选和淘洗,首先必须让人能够更多地阅读和了解那一时代的作家作品,但有些作品现已难找到,即使是一些开始

受到重视的作家的某些方面也往往受到忽视。这种状况造成客观评价的障碍,因而我们将一些有创作个性而即将湮没的作家和一些知名作家被人忽视的作品编选出版。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艺术眼光是最可靠的,但我们至少知道作家与作品是各种各样的,读者的兴趣爱好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艺术上还是采取宽容态度为好,应该容许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存在。我们决不因为自己喜欢玫瑰花,就反对人们去喜欢紫罗兰。我们只坚持一点,我们向读者推荐的,都是我们认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或在某一时期曾发生过较大影响,反映了某种创作思潮或思想观点,或者对于某位作家来说,它们代表了他创作风格的不同侧面,我们决不敢把一些艺术的赝品来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我们的目的除了认为应该给一些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过贡献的作家作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以充实、丰富现代文学史的原有面貌,同时也可以使青年作家在创作时有所取资与借鉴,进一步促进我们创作的繁荣。再说,这些作品既是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上、从人民的生活中、心灵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它们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国民的素质方面一定能够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时时给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好一些。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四日

序

彭燕郊

上海文化基金会的朋友们策划编辑《世纪的回响》丛书，重印本世纪上半叶有价值但因种种原因目前已难觅到的名家著作，其中收入李振声先生编订的《梁宗岱批评文集》，这是一件很叫人欣慰的事。据我所知，八十年代初以来，梁先生著译得以重印的共十种，除诗集《晚祷》，评论集《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都是译作。曾引起学术界注意的专著《屈原》（1942年，桂林，华胥社）迄未重印。专论《蒙田四百周年诞辰纪念》（1933年，上海，《文学》杂志创刊号）、《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1942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术季刊》创刊号）、《试论直觉与表现辨》（1944年，重庆，《复旦大学学报》创刊号）、《论神思》（1962年，广州，《羊城晚报》）等，则从未结集行世，读书界每引为憾事。《世纪的回响》丛书的编印，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梁先生是“五四”时代的青年诗人，留学欧洲回国后，任教之余，主要精力用于译介世界文学名著。一九三〇年出版梵乐希（今译瓦雷里）长诗《水仙辞》（上海，中华书局），诗坛为之震动，人们第一次读到如此新颖而又被译得如此精致的现代诗名作。其后，梁

先生又出版译诗集《一切的峰顶》(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收入所译歌德、勃莱克、雪莱、雨果、波特莱尔等诗人的名篇,其中如歌德的《流浪者之夜歌》、《对月》、《迷娘曲》等,被公认为名作佳译,传诵一时,成为译诗界自马君武译拜伦《哀希腊》之后的又一盛事。梁先生几乎是尽一生之力从事翻译,主要是译诗。诗写得少了,甚至不写了,留下的论著也只有这一些,所以这样,固然有客观原因,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国新诗还须作认真的努力,“至于努力的步骤,不外创作,理论和翻译”,(1934,《新诗底纷歧路口》,收入《诗与真二集》)翻译的重要,是因为“我们现代,正当东西文化……之冲,要把二者尽量吸取,贯通,融化而开辟一个新局面”,(1931,《论诗》,收入《诗与真》)他的希望和志愿是“要肯定我们底忠诚,只要为艺术女神,为中国文化奉献了,牺牲了最后一滴血,这奉献便是我们底酬报,这牺牲便是我们底光荣。”(同上)他果真这样做了,把学识和精力更多地用在翻译上。

写得少,还因为他严肃认真,文艺对他太神圣了,在文艺女神面前,他只是顶礼膜拜,无保留的敬,痴迷的爱。这敬和爱使他极自然地把生命交了出去,浸润、涵泳于其中,出入于其中,他不可能随随便便地写,信口开河地发议论。他写的,都是用他的血温暖过的,他介绍蒙田、歌德、瓦雷里、韩波、罗曼·罗兰无不从心底涌出一股虔诚,一股不能自己的激情,经过对他们的作品和为人不知多少次的欣赏、钻研、思考之后才郑重地写下来,给我们的是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类精英形象。而绝不会是教科书上呆板无生气的标本,或一个浮泛、冰冷的称号。也正因此,他的译作能够做到既信、达而又雅,深知作者,才能传其作品之神。

同样,他写说理问题的文字笔端常带感情。所论证的问题是经过多年研究的,提出的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他坚定地相信

应该是这样而不应该是那样的。他有足够信心,相信有能力完满地回答可能有的诘难,有能力使人信服。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合理解决必将大大有益于文艺事业的发展,他为此而激动。他没有忘记说理问难应该心平气和,努力把文章写得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他把一个屈原(很可能和你心目中的屈原不完全一样),一个瓦雷里(复杂的瓦雷里!)写得让你读了亲切的如见故人,不由得跟他一样热爱屈原,热爱瓦雷里。你已经和他一起神游于屈原、瓦雷里所创造的精神世界。他论直觉与表现,论神思,那样从容而不妨碍其周密,那样率直而不妨碍其深刻精到,把不容易说清楚的道理说得那样透彻。他论新诗的状况、前途、努力方向,论新诗的形式,论文学语言,论对传统的态度,你可能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不能不首先为他的坦白、诚恳、热烈追求真知的态度所感动。半世纪后的今天,读他在《〈一切的峰顶〉序》里论述的对于翻译的意见,仍觉得那样地有针对性,切中时弊。读他在《忆罗曼·罗兰》中所记罗兰那一段关于苏联的话,语重心长,不能不感慨万千。一般认为,诗人之论往往敏感有余而冷静不足,理论家之论往往冷静有余而敏感不足。诗人之论重文采而轻逻辑,理论家之论刚好相反,梁先生却往往能兼具两者之长,即文情并茂,又逻辑严明。正如他写人,既重文,更重人,以人见文,以文见人。

后半生梁先生生活难得平静,业余时间大部分用于研制新药“绿素酊”。不断有人来求医求药,良医良药,名闻粤、港,远及西南,华北。当时对文学事业的豪情壮志,蹭蹬岁月中可谓消磨殆尽。但也许是文人弱点吧,尽管世路坎坷,不能忘情的仍是文学艺术,在那“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日子里,一遇可以小休的短促间隙,又提起笔来,修订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本,续译蒙田《试笔》累计二十余万字,重译《浮士德》及半,不幸都毁于“文革”之难。特

别令人感动的是，“四人帮”垮台后，梁先生还被红卫兵毒打几至丧命的伤残之身，重译了《浮士德》前半部，若天假以年（这里我们只好祈之于天了），他是一定要把它译完的。至于论著，四十年间他一直保持着沉重的沉默，晚年留下的也只有这珠玉般晶莹的一篇《论神思》了。

梁先生三十至四十年代写的论著，今天读起来，仍觉得极有生气。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所论各点，今天大部分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说明我们还得努力。而前辈们留给我们的遗产中，或许就是为学与做人的风范。梁先生忧虑的浅学乃至不学的颓风，依然触目惊心，我们必须警惕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前辈们特立独行的做人与为学品格。例如，为表忠，邀功，请赏，攀附或趋时，媚俗而发的诛心之论，而写的庸劣之作，欺世盗名不择手段的行径，仍然远未绝迹。曲学阿世，玩词语游戏、理论游戏的，也还大有人在。士风关乎国运，今年正值梁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缅怀先正，我们不能不有许多的感触。

一九九六年九月，长沙蹇庵

目 录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1)
序	彭燕郊(1)
保罗梵乐希先生	(1)
论诗	(17)
论画	(35)
蒙田四百周年生辰纪念	(40)
文坛往那里去	
——“用什么话”问题	(43)
象征主义	(51)
译诗集《一切的峰顶》序	(71)
译诗《水仙辞》注	(74)
谈诗	(76)
李白与哥德	(93)
论崇高	(100)
说“逝者如斯夫”	(115)
哥德与梵乐希	
——跋梵乐希《哥德论》	(119)
新诗底十字路口	(126)
按语和跋	(131)
韩波	(141)

诗·诗人·批评家	(146)
忆罗曼·罗兰	(151)
屈原	(161)
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	(204)
试论直觉与表现	(230)
论《神思》	(281)
编后记	(288)

保罗梵乐希先生

当象征主义——瑰艳的，神秘的象征主义在法兰西诗园里仿佛继了浮夸的浪漫派，客观的班拿斯(Parnasse)派而枯萎了三十年后，忽然在保罗梵乐希身上发了一枝迟暮的奇葩：它底颜色是妩媚的，它底姿态是招展的，它底温馨却是低微而清澈的钟声，带来深沉永久的意义。

文艺界有一种传统的误解：伟大的艺术家，必定是从穷愁中产生的。所以我们意想中伟大的诗人，不是潦倒终身，就是过一种奔放或流浪生活的人。固然，深沉的悲哀，有如麝兰底一缕芳馨，往往引导我们深入人生底花心；到了泪咽无声的绝境，我们便油然生打破沉默的意念。然而有一派诗人，他底生命是极端内倾的，他底活动是隐潜的。他一往凝神默想，像古代先知一样，置身灵魂底深渊作无底的探求。人生悲喜，虽也在他底灵台上奏演；宇宙万象，虽也在他底心境上轮流照映，可是这只足以助他参悟人生之秘奥，而不足以迷惑他对于真之追寻，他底痛楚，是在烟波浩渺中摸索时的恐惧与彷徨；他底欣悦，是忽然发见佳木葱茏，奇兽繁殖的灵屿时恬静的微笑。

可是倘若他只安于发现而不求表现，或表现而不能以建筑家

意匠的手腕，音乐家振荡的情绪，来建造一座能歌能泣的水晶宫殿，他还不过是哲学家而不是诗人。诗，像一切艺术一样，固可以写一刹那的感兴，瞬间的哀乐，但是诗，最高的文学底使命，仅止于此么？夜草底潜生，泉心的霁月，死的飞禽，累累下坠的果，以至婴孩的悲啼，睡女胸间停匀的起伏……一般诗人所不胜眷恋萦回，叹息吟咏者，对于我们底诗人，却只是点缀到真底圣寺沿途底花草，虽然这一花一草都为他展示一个深沉的世界，却只是构成巍峨的圣寺的木石，虽然这一木一石都满载无声的音乐。

神话底时代——无论希伯莱的还是希腊的——过去了，颂赞神界底异象和灵迹的圣曲隐灭了；英雄底遗风永逝了，歌咏英雄底丰功伟业的史诗也销歇了；人类底灵魂却是一个幽邃无垠的太空，一个无尽藏的宝库。让我们不断地创造那讴颂灵魂底异象的圣曲，那歌咏灵魂底探险的史诗罢！

保罗梵乐希(Paul Valery)以一八七二年十月三十日生于法国底舍提(Se-te)，一个滨临地中海很小的却四方杂处的城。他底父亲是城里的统税局员，母亲是意大利人。他底祖先多是海员，到了他底父亲才从法属地中海底哥尔司岛(Corse)移来，岛中居民，至今犹有保存古希腊底遗风的。如其土地与血统对于文艺天才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可以说，梵乐希底天才已决定他是那一种天才了。

他底童年全被囚禁在城内的中小学校里。他唯一的消遣，就是从校舍底窗口仰观那一碧无际的天，俯瞰那比天还要蔚蓝的晴波万里的海，和天上的流云，海角的沙鸥，出没的白帆。可是对于这想象丰富的，虽然据他自己说是庸碌的小学生，这茫茫的天海之交，已足使他默识宇宙底旷邈了。考取了学士学位之后，他便到邻近一个大城蒙伯利(Montpellier)省立大学肄习法律。但他所孜孜